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號九一七一第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邊幣百元

通知

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貿易公司、公營商店、各專員、縣長：

今年春節（二月十日），一律放假一天，特此登報通知，不另行文。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
二月一日

興縣胡家溝改正錯訂成份、

六位農民重新歸了隊

壯大了農民力量，皆大歡喜

（本報訊）興縣二區蔡家崖行政村胡家溝羣衆，還在去年十二月下旬，便開始醞釀改正成份問題，中經座談會、貧農會及農會會員大會的數次反覆討論，求得一致意見：全村一零七戶中，去年原訂地主十一戶、富農七戶，經改正有六戶由地主富農改正爲農民（他們四零年以前都沒有了剝削），兩戶地主改降爲富農，其他七戶地富「原位不動」，還有三戶村論未決的，準備提交全行政村農民代表大會上研究。一月二十六日胡家溝全體農民舉行大會，在團結氣氛中，爲六位農民兄弟通過改正成份。當重新歸到農民隊伍中的胡命兒、劉九來、劉信長、胡初初、胡紅全歡欣到來時，行政村常委胡巨堂當主席，他說：「過去我們把自己人，錯訂成了階級敵人，叫他們受了幾月屈，現在分清楚了，再把他們發回來，過去的事，大家都不要放在心上，咱們要好好團結發展生產！」有人插上說：「是一家人啦，還記什麼，可不記！」工作團同志亦當衆進行自我批評，承認錯誤，檢查過去領導訂成份中，沒有掌握分析階級以剝削關係爲唯一的標準，而把剝削、歷史、[illegible]擺平列起來，以至走到「排三代」，不實事求是。又說「土地改革中羣衆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了，知識經驗增加了，重新改正了成份，還是全體農民和村幹部的功勞，回來的人們應該感謝他們！」有人問他們：「如今摘下你們地主富農的白帽子，給帶上咱農民的紅帽子，有甚意見齊說。」他們說：「闊合適了，沒意見！」「衆人眼光大，聰明的不叫錯屈一個人，可舒意啊！」劉信長樂的更是眉開顏笑：「好啦！以後開路條農會可不用給我再寫鄉貢與富農啦！」農會委員們說：「當然嘛，你既成了自家人，誰還另眼看待哩！」系於是否立即讓他們加入農會，衆人說：「叫在外邊暫等個時期，由農會討論夠條件的就參加。」散會後，有人去問中農胡初來，他說：「我自當上四個月破產地主，心上總覺比別人低一圪節，說話沒點勁氣，悶的出來進去孤悽悽，比死下人還難過，這會呢？農民寬大了我，我又同咱挨緊一達，樂的跳哩，除不孤悽，各都負擔還減輕三倍多！」劉信長說：「我誰也不怨，全怨受我那灰伯父的害，他要不剝削人，怎能把我訂成富農？」富裕中農劉九來對人說：「我過去心沈時候（即訂富農被清算時）還想鋤叫拾糞，如今越發要上勁鬧生產！」劉有功等幾戶過去心慌不安的老中農，自改訂錯幾家後，情緒立即改變，有說有笑，格外鬆攢暢快。

改正成份是狼裏尋羊

多了力量，少了敵人

農民齊來大胆鬧生產

按胡家溝改正成份從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開始調查材料，先找貧僱中農老漢座談，再在貧農會農會中研究，一月九、十兩日開會時並深入進行了劃分階級標準條件的討論。這時有人提出：「要依憑些尺子去量咱村初初、九來們，可就長下一節節，應改正一下吧？」很多人也道出眞心話，劉驢駒說：「咱那時候就覺人家夠不上，但怕人說失掉立場，走地主路綫，不敢說出來！」但有人還懷疑說：「已經訂住啦，不能改正啦！」於是便討論改正成份對誰有利？爲甚非變不行？胡生拉說：「改正是爲咱農民，可不是心痛地主富農們！」胡老虎說：「狼羣裏尋羊，改正過來咱多了力量，少了敵人！農民齊能大胆發展生產！」大家說：「看吧，成份改正一下，保險胡命啦馬上就買上個毛驢跑運輸啦！」巨堂補充說：「要是把九來從富農改正下來還有一利，他弟弟永來是××團的排長，又是戰鬥英雄，打仗帶彩回來，上級來歸兩次，頭次因病沒好未走，二次來，知道了他家是富農，以後就再也不來了，永來上火綫一個人能頂十個新兵，改正過成份就能增加打反動派的一份力量！」全體贊成主張：「是甚就是甚，不改正不像話！」有的還說：「不改正這些人的成份，以後誰還敢發展生產！」

要按剝削關係訂成份

把訂錯了的改正過來

大家接着檢討過去之所以把他們六個人訂錯，主要是犯了偏重「照顧歷史」「看舖攤子」的錯誤，沒有區別清楚剝削關係、剝削的性質及分量。胡初初他爺爺是個破產地主，祖母是「母老虎」，父親手上已參加勞動，只是勞動不太好，初初自己從小受苦，在民國十四年父子們生活不了，去到東山租種地，一直二十年，到一九四五年爬不住時，才又回到胡家溝，去年新政權才給調劑下碌地十三垧，水地半垧，根本沒一點剝削，衆人說：「把個貧農訂成破產地主多冤枉，這是硬把一家子人往門外推嘛！」胡紅全今年五十八歲，曾享過三幾年地主的福，便把家業踢打光，後來攬了近二十年工，又租種十多年地，新政權下又買下地，「他小時剝削人很少，長大了反受人剝削很多，早就沒封建氣味啦，還能算破產地主？」一致說他是中農。再如把富裕中農劉九來訂成富農，就因光看舖攤，他家十五口人，有三個好勞動，從不僱長工（只民國廿二年以前和他姑父夥僱過兩年放羊娃），廿七年賣了羊沛窩放了五十元債（四年），只有些微剝削。過去地不夠種還租種人地，全家因勞動好到四二年後逐年買下水地十四畝，旱平地六垧半，梁地四十畝，一架織布機，對新政權很擁護，出公糧交的多又快。石包說：「訂人家富農就過火，全村人都照人家那樣發展生產，咱們都不[illegible]吃，他[illegible]攤雖大但他[illegible]得來的，應改正過來[illegible]會奶奶衆人生產情[illegible]產地主胡候牛從小[illegible]生活，翻身一百垧地[illegible]

父子過着兩樣生活

成份也給分開來訂

[illegible]，合併訂還是分開[illegible]萬（放高利、吃牛[illegible]，劉多萬把劉信長[illegible]而劉多萬自己却一[illegible]人說他們是一家子[illegible]和他伯父雖是一家[illegible]如實事求是訂該[illegible]致同意把劉信長改[illegible]有同等的政治社會[illegible]地主福，一輩子不[illegible]動，還攬了十五年[illegible]，應把他個人改正[illegible]你倆雖一鍋吃飯，[illegible]來勤務可不能叫你[illegible]自然，訂我地主一[illegible]還下□合適了！」[illegible]已都是好勞動，不[illegible]租少數坡山地，不[illegible]質不同，過去因兩[illegible]他們由地主改訂成[illegible]

解放軍總部公佈十二月份戰績

殲敵十八萬克城七十六

繳砲九百廿四門、機槍五千五百廿八挺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頃發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份戰績如下：（一）殲敵營以上正規軍（北綫未整編的軍、師，照南綫已整編的師、旅計算，原非正規軍改編爲正規軍者，以正規軍計）：一個兵團司令部（第五兵團司令部），一個師部（整編三師師部），三個整旅，（暫編二十四師第五旅，整編三師二十旅，四十九軍七十九師），兩個旅部（整編四師九十旅旅部，整編三師第三旅旅部），十三個整團，三十六個整營。以上除一個兵團司令部、一個師部外，折合十一個旅，連同營以下被消滅兵力計算，共消滅敵正規軍十萬零六千七百九十人，內斃傷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人，俘六萬一千六百人，另起義一百二十人。

（二）殲敵營以上非正規軍一個整旅（即交通警察第三縱隊，相當一個旅），十三個整團，十六個整營。以上折合廿個團，連同營以下被消滅兵力計算，共殲滅敵非正規軍七萬四千零七十人，內斃傷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人，俘五萬六千二百八十人。

（三）以上兩項合計，共殲營以上敵軍一個兵團司令部、一個師部、五十三個團，另起義一百二十人，共消滅敵軍兵力十八萬零九百二十人。

（四）俘敵將級軍官十二名。內正規軍將級軍官九名，即：整編三師少將副師長路可貞；暫編二十四師第五旅少將旅長隊扶民，整編四師九十旅少將副旅長張鴻柳，四十九軍七十九師少將副師長李翰泰，第五兵團少將參謀長李英才，第五兵團少將副參謀長鄒炎，二十六軍少將參謀長沈文明，前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謀李夢佑，西安綏署教導師第二旅少[illegible]將副旅長康守禮。非正規軍將級[illegible]官三名，即：河北十四專署專員[illegible]兼中將保安司令丁樹本，河南[illegible]保安中將副司令溫洪卿，河南[illegible]專署少將保安副司令凌悲潮。俘[illegible]蔣匪專員一名，即山西五專署[illegible]專員侯顥琨。俘蔣匪縣長十名，即[illegible]：湖北麻城縣長蔡維達、河北[illegible]縣縣長邢柏林、元氏縣長張雲[illegible]、東明縣長、廣平縣長、濮陽[illegible]長、南樂縣長、河南和桐縣長[illegible]滑水縣長、安徽濟山縣長（以[illegible]七名姓名待查）。斃敵將級軍[illegible]二名：即整編三師第三旅少將[illegible]長雷自修，整編三師二十旅少[illegible]旅長譚崧範。

（四）繳獲步馬槍五萬一千[illegible]百七十六支、短槍一千五百二[illegible]七支、戰防槍四十挺、輕機槍二[illegible]三百一十九挺、重機槍四百四[illegible]三挺、手提機鎗一千七百[illegible]十六挺、迫擊砲三百零六門（化學砲）、[illegible]門、迫擊砲二百零六門、六零砲一百一十[illegible]三百七十一門、小砲一百一十[illegible]、山砲十九門、野砲六門、火[illegible]

興縣武家塔分配冬衣中
滿足貧僱要求照顧了中農
一百零四戶貧僱農、六十一戶中農分到衣物

（興縣訊）五區武家塔行政村（共十四個自然村）統一分配冬衣毡被，滿足貧僱農要求，照顧了中農。未分配前先在代表與農會委員中深入研究了土地法大綱與告農民書上的分配問題，與毛主席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關於土改的兩個基本原則，打破幹部的村本位與只滿足貧僱農不照顧中農的思想，並決定發動婦女參加分配工作。討論後，再回到各自然村，醞釀羣衆研究分配的原則、標準與具體意見，詳細的統計果實（過去已統計過一次）。第二次代表會上把羣衆的意見綜合研究，決定全行政村統一分配，滿足貧僱農的要求、照顧中農、缺甚補甚，新舊好壞搭配、從底底上分起，自報公議。並按人口規定了分配標準。如被子三口人的分兩床，一床四幅的、一床三幅的；四口人的分兩床四幅的；五口人的分三床，兩床四幅的、一床三幅的。其他毡子、棉襖等都按人口規定了分配的比例。各村代表根據標準，報告各自然村農民需要的各種衣物毡被數目，報告後再根據標準研究，是否有過高或過低的。經討論後，全行政村需被子一百四十七床，除原有的外尚缺五十八床；需毡子（大的）一百二十九塊，還缺二十六塊半；需棉襖二百一十六件，還缺八十一件；需袷襖一百五十六件半，還缺八十九件半；需棉褲三十五條，還缺二十五條。所缺之數依據標準補以布及棉花。如一床被子補給四丈四尺布、二斤棉花。這樣就發生了新（指新補的布、花）舊（原有的）的問題，經討論後，為避免有果實的村子全部或大部分到舊的，無果實的村子全部分到新的，決定按百分數分配，規定新被子佔百分之四十，舊被子佔百分之六十。任家里村應分被子十床，則分新的四床，舊的六床。根據這個辦法，將各村應分的果實開出清單，根據各村果實的有無長短，開一個條向指定的村子領取，長餘的布花與此次不分的其他果實由本村保管委員如數保管，不得私自分配。最後就在開代表會的劉寶村試驗分配，這村果實較多，除滿足本村需要外，將多餘的被子九床、大毡四塊、棉襖五件、袷襖二件、布一百零三丈、棉花十七斤半，調劑給外村農民。分配時，由大家根據各人所缺衣物毡被，好壞新舊搭配好後從底底上分起，先由本人挑，大家公議批准。分配後代表會檢討經驗各回本村分配，分完後農會委員下鄉檢查徵求羣衆意見，開代表會總結。這次分配，全行政村計：貧僱農一百零四戶、新中農三十六戶、下中農二十一戶、中中農三戶、上中農一戶分到果實。（李少言）

五寨觀音殿行政村
山地村土地不易抽補
已有六家人自願移居
大家一條心牛羊多的抽給缺的

（五寨訊）觀音殿行政村村代表會討論分配問題，一致主張先分土地及牲畜，後分農具、衣物（過冬穿用的皮衣、棉衣、毡、被已借給貧苦農民用了）和傢具，春耕時再分配糧食。因為該行政村多係山地小村，村與村相距遠，土地不容易抽補。所以決定移居，地少的村子向地多的村子移，如且溝梁地多質量又好，現在各村已有六戶自願移去。且溝梁羣衆給移居者，事先找好石窰。牛羊的分配也是按各村需要互相調劑，如火燒溝、連家溝短三條牛，觀音殿和南莊窩就抽出他們多餘的三條牛給過去；連家溝地不好，非上糞便不能長，但該村只清算出九隻羊，南莊窩自願抽出二十五隻、沙澗自願抽出六隻來幫助連家溝。連家溝代表呂桂林並提出把村裏門等果實中的三百五十顆筒子白，分給各村都吃一些。各村代表都互相推讓，那個村也不肯多要。「大家一條心，甚也沒有困難。」代表們都高興的這樣說。（陳炳）

興縣溝門前
白天丈地晚上評議

（興縣訊）溝門前行政村羣衆加緊分配土地，羣衆組織了丈地評議委員會，白天分兩組丈地，晚上羣集評議。土地丈量時，先由本人自報畝數，不依契約為根據，因為許多貧苦農民的土地，都不夠畝數，地主老財的地又都超過畝數，等丈量評議完後，再交農民大會通過。（高峻德）

晉綏平劇院在駐村
發動農民子弟上冬學

（興縣訊）十二月二十五日，胡家溝村農會與平劇院共同討論辦冬學，決定發動農民子弟入學，學校費用除燒炭外，教員、課本及一切文具，都由平劇院幫助。一月五日，冬學正式開學，教員是平劇院的三個帶孩子的女同志，她們除參加本機關三查學習外，互助變工帶着四個小孩子，分別擔任各種課目。現學生已有三十餘人（都是農民子弟，內有幾個幹部子弟十名），自己選出班長管理，進行學習。（解傑）

綏德義合工作組放棄領導
壞份子假公濟私報復破壞
市長馬文英被打傷

（新華社西北三十日電）陝甘寧邊區綏德義合區土地改革中，由於工作組放棄領導，致使少數動搖不純份子甚至壞人，以羣衆為掩護，進行私人報復等破壞活動，義合鎮僱貧出身的市長馬文英，即因此幾被打死。經過情形如下：義合區五鄉合作社主任惡霸孫尚德，咬定馬文英曾與他「串通貪污」，貧農團的積極份子乃於上月下旬，將馬捉來。當時，工作組採取放任態度，未加研究處理，於是曾和馬有私仇的舊農會主任郝豐祥，第二天就乘機活動，聯合另與馬有私仇的兩個舊鄉議員，商議第三天開會，先把他門爭一下。會在馬當鄉長時被停止黨籍的白增高聽到後，也高興的說：「明天先把他打一頓，出出氣。」果然，在會上，白就第一個打衝鋒，其他三四個和馬有私仇的也跟着一擁而上，將馬亂打一頓。工作組看見情況很嚴重，才上前阻止。事後，據羣衆反映，馬文英過去的缺點是察私情、違抗命令、對羣衆態度不好，與孫尚德大吃大喝過，最大的錯誤是去年三月發放救濟糧時，他（當時是鄉長）把一行政區的救濟糧全發給他岳父和親戚，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羣衆認為馬是僱工出身，雖曾有缺點，只要給予教育，就可以解決，沒有打他的意思。因此，當醞釀發動羣衆門爭時，羣衆都不理睬。但工作組檢討，事先不僅放任自流，甚至在開會之初，還有人認為是羣衆「自發門爭」，是「羣衆路綫」，以致幾乎造成命案。「羣衆日報」（按邊區羣衆報已於一月十日改為羣衆日報）對馬文英被打事件評稱：此事確係工作組放棄領導的結果，以後如遇有類此事件發生時，當地黨委及縣農會或工作組應採取十分負責態度，調查事情眞相。如當地幹部確有錯誤甚至犯法行為，則應堅決站在羣衆方面，實行土地法大綱上所規定的保障人民及其代表有批評、彈劾、撤換以至交由人民法庭審判及處分該幹部的完全權利，因此，每個黨員、幹部都不應迴避羣衆的審查。但同時，也要向羣衆說明，應允許幹部在會議上為自己錯誤申辯的，並不得有打幹部的行為，否則，都是不民主的。如有地主富農及其他動機不純的壞人從中煽動，企圖挑撥毆打行為，以達到其個人目的時，則應堅決制止，打擊並啓發羣衆堅決打擊這種人的企圖。各區黨委及縣委應切實檢查自己區域內在土改中有無類似上述現象發生，凡是土改領導權已被少數動機不純份子甚至壞人所操縱的地區，必須派人去發動羣衆，改造那些的領導，如當時不能派人去，則應立即停止那種領導的活動。

偏關草垛山貧農團
改進煤窰領導管理
組織窰工日夜出炭

（偏關訊）二區草垛山村有一座炭窰，秋收以後，附近各村農民即聯合下窰，一面解決自己冬春兩季的燒炭問題，一面還可以賣炭賺下冬季口糧。前些時因沒有領導與組織好，人常常到不齊，砍家來了，扭家不來（砍炭與扭炭分工），影響出炭，還經常發生窰跑現象（距炭窰最遠的高峁村約十二三里，窰工每天往返二十多里路）。在土改當中，有些窰工誤認為貧農團主席或委員，忙於工作，無法領導生產，以致弄得這草垛山本村的窰工家裏也沒炭燒了，羣衆都很着急。貧農團委員樊三就和主席樊厚商議，召開了一個窰工會議，附近各村亦參加，大家檢討過去主要是沒有組織，沒有人領導，以致影響生產和燒炭。同時又研究了這個窰坑太小，人少了又出不多，人多了放不下，砍家和扭家三十多人全來了，人歇窰不歇，決定把所有的人分成日夜兩班，白天或黑夜出的炭都合在一起，以當天參加作工的人按股分炭，每天結算一次；黑夜一個打車的（煽風），白天一個打車的和另外一個管賣炭的人，都頂全工，並將大人小孩搭配開。經羣衆討論，選出貧農團委員樊三、貧農郭銀、老窰工阮有仁和峰三分工負責領導日夜班的砍家組和扭家組。經過這樣組織以後，炭的產量比過去增加一倍，開會時間也互相調劑開了，既不誤參加土改，也不就擱生產。（黎嵐）

偏關韓家峁自然村
鬧紡織、跑運輸加緊生產

（偏關訊）一區韓家峁自然村冬季生產，搞的很緊張。貧苦農民合股開了個小油坊，每人分了麻訊一百五十斤，可以解決春耕的牛料。該村貧農劉雙來從行政村開會回來以後，又和羣衆商議好開紡織，解決穿衣問題。在羣衆一致同意下，就找了一個木匠，先給六戶貧苦農民製了六架紡車。該村共十二戶貧僱農，八家學的紡綫，除四戶沒紡車的下人，也用綫錢捻綫。賈登雲老漢，已經六十多歲了，老倆口每天用錢捻綫，現在已捻下錢一斤多綫了。貧農魏且，也是六十多歲的老漢，他也製了一架紡車學紡綫。單身漢王福保也製了一架紡車紡綫。此外，又用門爭果實買了兩架土機，請了一個教師，捻了兩機布，由最貧苦的四戶先學的織，其餘紡的紡，捻的捻，現在已織下三丈布。除紡織外，該村有三戶貧農、六戶中農，從偏關貿易局馱上鹽運到三岔，九頭牲口運了三回，共賺下一百六十萬元，買回三十多丈布，還放被子蓄。現在又有十五個牛驢組織變工馱炭，一個人趕二個或三個牲口，又省工，又省店錢。羣衆自己積極生產外，並督促地主砍柴生產。（賈有旭、閻光希）

× × ×
× × ×

寧武城關
五十三個貧苦婦女
每天織十丈多布

（寧武訊）城關貧苦婦女踴躍織布，織至目前參加織布的婦女，已有五十三人，有土架快機、九架平機、十六架土機，平均每天能織布十丈零五尺，淨賺花線二十二斤半。據統計自去年七月份到現在半年中，共織出布七百七十八丈（合二百四十三疋），共賺花線一千一百六十七斤。幫助家中解決了一部份口糧問題。（潘毅、鄭桓、王紹云）

女地主王梅女
圖用假嫁保存財產
被群衆識破門爭了

（五寨訊）中所村女地主王梅女，土改開始後，為了保存財產，就假借三道的要和貧農徐大結婚，她說：「我嫁給你，把我的東西全部帶上；我結婚後還回到我原來的院子住（院裏埋藏有東西）！」徐大沒有上她的當，將這件事告給農會，和大家一同門爭這個女地主，她交出白洋六十四元及衣被等許多東西。（苗混）

更正

上月三十日本報軍區公佈一年戰績文中，繳獲糧食一百萬萬斤，係一百餘萬斤之誤。

邊區雜聞

單身漢崔二娃結婚

五寨咀上放羊的單身漢崔二娃，經貧農徐三小介紹，和貴土坡張羊小的女子張改秀結了婚。前一天大家就給他把家務理好，傢具鍋櫃都安排好；又給他湊來獻米、油、肉、粉麵等。結婚那天賀喜的有一百多人，崔二娃高興的說：「要不是共產黨，我一輩子也娶不起女人！」又南莊窩康天旺和觀音殿王三保的女子王改潤也自主訂了婚，改潤的媽唐翠女說：「我的女子給咱窮人，一個錢也不要，賣閨女是舊社會留下的，對咱窮人不好。」（陳炳）

羣衆慰勞傷病員菜蔬

五寨三岔、窩寨、深溝、焦家岔等四個行政村羣衆，慰勞傷病員，拿自己生產的粉條子、白菜等送到農會，集中到傷兵站。計送到猪羊肉一百八十七斤、粉條七十六斤，豆腐一百一十七斤，筒子白等菜蔬百餘斤，雞蛋二百餘顆，還有油、鹽、水煙、旱煙等許多物品。（宮楹書）

兒童監視地主活動

五寨三區大村貧苦兒童賈四全、李鴻道等監視地主活動，在地主王鴻赴家中，查出地主李學孔、郭三林隱藏的三個包袱。當即交給農會。二次又去搜查時，又查出四個包袱（包的衣服料子）、三十三塊白洋。（張占元）

新立屯戰役戰果
我殲敵七千五百餘

（新華社東北三十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頃發表第二十一號作戰公報，公佈新立屯戰役經過及戰果統計如下：

我野戰兵團繼公主屯大捷後，冒零下三十餘度之嚴寒，連續作戰，第五次戰役於瀋陽以西之重要鐵路交叉點新立屯展開。我軍對被圍新四十九軍二十六師之攻擊戰，係於二十五日七時開始，經一日戰鬥，盡掃新立屯外圍據點與，盤踞強固防禦工事地堡之敵，懾於我軍聲威，於廿六日淸晨四時，企圖棄城分三路突圍逃竄。其一部被我壓縮於城內，巷戰四小時，全部殲滅，其出城東北、西北、西南逃竄之敵，出城僅十餘里，即落入我軍預設之天羅地網，被我各路大軍分別於冰天雪地中一一捕捉殲滅，無一漏網竄至新立屯以南三道溝之殘敵，亦被我地方兵團殲滅。戰鬥至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全部結束。此次戰鬥，敵軍始終無一兵一卒應援，戰鬥迅速解決，我僅以極少之傷亡代價全殲匪軍一個整師，攻佔瀋（陽）西戰略要點新立屯。戰果初步統計如下：

殲敵二十六師全部共七千五百七十五名，計生俘敵師參謀長衆代七十八團團長徐淦等以下官兵六千九百二十九名，斃傷敵官兵六百十六名。俘敵校級以上軍官，現已查明者，有二十六師參謀長衆代七十八團團長徐淦、七十八團副團長吳鳳生、師部中校副官主任李天佑、醫務主任閻樓廷、少校軍需尋增芝等多名。繳獲各種砲五十八門，計山砲十門、戰防砲兩門、迫擊砲二十一門、六零砲二十五門，擲彈筒十個，重機槍三十九挺，輕機槍一百八十一挺，衛鋒式一百一十五支，槍榴彈筒三十五個，各種槍一千八百十二支，各種子彈三十九萬五千四百餘發，各種砲彈四千一百發，汽車三輛，騾馬二百三十七匹，大車二十七輛，電台六部，電話機三十一架，蔣匪流通券五百五十一萬元，其他軍用物資甚多。

新立屯殲敵一個師之捷
開拓我勝利進軍道路
蔣匪必然失敗命運已註定無疑

（新華社東北三十日電）分社記者評蔣匪二十六師的覆滅稱：當東北戰場蔣匪三易主帥匪首衛立煌剛剛到任之時，我東北人民解放軍就給他一個下馬威，攻克瀋（陽）西戰略要鐵路交叉點新立屯，全部殲滅匪軍二十六師。這對於「恢復在滿洲的優勢」一要求挑戰一的衛匪立煌，的確是當頭一棒。此次我軍以集中的兵力，冒關外稀有的奇寒，進行連續大規模的冬季作戰，才兩個回合，就殲敵三個整師，而狂言「六個月恢復東北優勢」的匪首陳誠也因此被擠下將台。繼之而來的就是衛立煌的「登台掛帥」，和所謂范漢傑兵團出山東挖肉補瘡，前來增援守衛實熱遼走廊。然而匪徒們這一切垂死掙扎，在強大的人民解放軍面前，卻只是顯得其捉襟見肘狼狽窘，新立屯戰役的勝利，就是給陳、衛匪幫的這一戰略部署以沉重一擊。從此，不僅其已告斬斷的遼西走廊又被打開一個缺口，開拓了我軍勝利進軍的道路，而且瀋西門戶也大爲洞開，敵巢瀋陽的衛星據點也日見削弱。由此可見，在無敵的人民軍隊面前，蔣賊劫忠實命的匪首元兇，不管它是杜聿明、陳誠也好，或是衛立煌、范漢傑也好，其必然失敗的命運，已經註定無疑。這個真理，又一次的在新立屯的勝利中得到了印証。

特別是這次新立屯戰鬥，我軍剛一掃清外圍，以一個師集結守衛重點的匪軍，就棄城狼狽逃命，還可見敵軍沮喪心情士氣頹喪的情況，如和前次彰武戰役、公主屯戰役相較，更顯出東北匪軍的窮途末路。彰武之戰，我軍以兩天時間肅清外圍，五小時解決攻城戰鬥，全殲堅守該城的蔣匪七十九師。公主屯之戰，我軍以五十四小時激戰，殲滅出援新民之匪一九五、四十三兩個整師和新五軍軍部，並阻擊增援之匪十個師。而這次新立屯戰鬥，我軍在一天之內掃清了外圍，匪軍即放棄其堅固設防據點，狼狽奔逃，於數小時巷戰及捕捉戰中，整師匪軍就全部覆滅。這一戰例，充分說明了今日東北匪軍每戰必敗的情況，不管它「收縮堅守」也好，逃跑也好，增援也好，其唯一的命運就是被全部殲滅。這就明斷了全部蔣匪的趨勢，對於我軍全部消滅東北境內蔣匪的任務，也就更增加了無限信心和勇氣。同時，這次匪軍二十六師的殲滅，又一次暴露了蔣匪將拿雜牌送死的陰謀手段。自我軍發動冬季攻勢後，被蔣匪調來東北的兩個整東北軍的部隊，一直放在打頭陣的地位。五十三軍的一二六師在威遠堡門被殲滅了，其一三零師即被殲一個團；四十九軍的七十九師、一零五師主力，在遼西楊仗子一役被殲，一零五師的番號就此被蔣賊一筆勾銷。彰武一戰，七十九師再告殲滅。到這次二十六師的覆滅，整個四十九軍除剩下一個流亡的光桿軍部外，就此全部完結。而最寒採的，是當此次匪二十六師被圍時，陳誠衛諸匪始終不派一兵一卒應援，與前此之匪一九五、四三兩師被殲時以十個師迅速赴援情形，適然兩樣。我們再次警告那些手執武器替蔣賊賣命的雜牌軍，記取這一教訓，早放下武器，歸依人民，莫要等到解放軍大軍降臨之時，再蹈二十六師的覆轍。

烏克蘭建國三十週年
莫洛托夫致詞祝賀
盛贊三十年來烏克蘭人民偉大成就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基輔訊：本月廿四日爲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建國三十週年紀念，烏克蘭各地均舉行大會，熱烈慶祝。莫洛托夫爲此親臨基輔，參加烏克蘭最高蘇維埃紀念典禮，並代表蘇聯政府、聯共中央及斯大林，向烏克蘭人民致賀。基輔並舉行盛大軍事檢閱與三十萬人參加之大遊行。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基輔訊：莫洛托夫在烏克蘭最高蘇維埃慶祝烏克蘭建國三十週年紀念會上，發表長篇演說，讚揚烏克蘭人民三十年來之偉大成就。莫氏首先指出：「烏克蘭建國紀念日，對烏克蘭人民及全蘇聯一切人民，都是具有極大意義的日子，並具有極偉大的國際意義。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舊俄人民解脫了資本主義的枷鎖，爲全世界人民開闢了通到共產主義通到自由幸福生活的大道。烏克蘭人民是俄羅斯人民以後第一個走上這個道路的，烏克蘭人民在走上蘇維埃道路以後，終於實現了它多年的夢想，建立了一個民族獨立的烏克蘭國家，因此，將烏克蘭導入一個新的真正光榮的世紀。」莫氏在追溯烏克蘭人民三十年來反抗武裝干涉與德國侵略者所作的艱苦鬥爭後，讚許烏克蘭在戰後的迅速復興與飛躍進展稱：「全世界都知道烏克蘭是著名的斯達哈諾夫運動的發祥地，目前爭取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運動正在進展中。烏克蘭科學藝術，正在勝利克服反人民的資產階級影響，並在蘇聯和世界人民中獲得更普遍的尊重。愛國戰爭的巨大艱難困苦與考驗，是烏克蘭人民意志堅強、政治團結和盡忠於蘇維埃政府與烏共布爾什維克黨堅定的明證，現在我們知道烏克蘭人民及其先鋒隊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黨，已經光榮地通過了一切考驗。」莫氏繼之指出所有烏克蘭領土，包括前屬波蘭、捷克與羅馬尼亞的西烏克蘭、外喀爾巴阡烏克蘭、北布科維納，現在已聯合在一起，「目前烏克蘭人口，實際上已等於歐洲最大國家的人口。」莫氏力稱：烏克蘭邊疆已起了重大變化，過去爲反動的法西斯政權所包圍，而現在已與人民民主政權爲鄰，這一切，都證明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原則已產生了輝煌成果。蘇維埃政權，使烏克蘭人民在資本主義被推翻前社會主義國際的威信尚未卓著以前所不能實現的夢想，在最短時期得到實現。」莫氏最後指出：「烏克蘭人民與蘇聯各族人民，已爲爭取他們祖國力量的發展與加強而團結在一個計劃中，這個計劃是蘇聯人民勝利前進的保證。我們相信，我們的國內力量可以作爲我們祖國獨立的可靠保證，我們愛好和平的人民，將爲獲致鞏固與持久的和平與國家安全而鬥爭，這就是蘇聯斯大林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務。我相信烏克蘭全體人民都將完成和堅決支持蘇聯政府與布爾什維克的內外政策的。」莫氏演講在高呼口號聲中結束。演講中，會屢次激起雷動的掌聲與熱烈的歡呼。

吉林外圍蔣匪一排
十九人集體投誠

（新華社東北三十日電）吉林外圍哈達灣之敵新六軍暫五十二師一團七連一排官兵十九名，於二十五日攜輕機槍兩挺、衛鋒式一支、步槍十一支，集體向解放軍投誠。

西人民武裝戰鬥中壯大
各省都有游擊隊出擊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各方訊：西班牙人民反佛朗哥匪幫的武裝力量，已在英勇戰鬥中壯大，現已發展至「西班牙沒有一省無游擊隊」之態勢。據西班牙共產黨廿七日發表之新聞公報稱：近數月來，游擊隊加強其活動，特別是在里凡特地區，已勝利地攻擊了佛朗哥匪幫的「討伐軍」。游擊隊的有效作戰，使科多瓦省與德魯爾省開軍胆戰心寒，發生大批逃亡之現象。同時，據倫敦「西班牙新聞信」社：瓦倫西亞記者報導：游擊隊與佛朗哥匪軍最近在該省發生竟日戰鬥。此外，游擊隊並在愛斯特里馬杜斯省、加里西亞省與加泰隆尼亞等省，積極與匪軍作戰。在馬德里區域，另抗運動會員近日與警察發生巷戰。另據倫敦「國際縱隊隊員協會」出版之「今日西班牙」一月刊載稱：西班牙現在每一省都有了組織完善與裝備優良的游擊軍部隊。該刊並發表游擊隊的作戰次數，計四五年作戰三百五十五次，四六年作戰四百四十六次，去年頭八個月作戰四百九十八次，若按月計算，則四五年平均每月作戰廿九次，四六年增至三十七次，四七年又增至四十七次，反映游擊隊力量之日趨強大。並稱：在上述戰鬥統計中，百分之七十五均爲游擊隊之主動出擊，「游擊隊永遠處於不防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鄂豫皖戰訊

（新華社鄂豫皖前線三十一日電）運到消息：（一）鄂豫軍區某分區解放軍一部，配合英縣人民武裝，於九日夜襲擊黃梅南之雜港據點，殲守敵蔣匪五十六師一部及當地兩個自衛大隊各一部，共斃傷俘八十名，繳獲小炮一門、發射筒一個、輕機槍五挺、步槍九十九支、炮彈二十五發、子彈三萬二千發、炸彈一百八十四個。（二）解放軍另部於二十七日擊潰向商城地區竄犯之蔣匪五十八師。（三）解放軍一部於十九、二十兩日內分路奔襲黃安境內七里坪以南的古檢嶺與林店以東的迴龍寺敵據點，俘蔣匪五百人。

抗議運動蔓延全法
攻擊法當局賣國殘民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巴黎訊：抗拒法美賣國協定和殘民的新稅收法的浪潮，「迅速蔓延全法」（塔斯社）。法北部敦刻爾克縣一千農民，於二十七日集會，滿懷激憤地通過決議，大聲抗議「邁耶法案」。昂斯、杜德拉和蘇利斯等地，到處舉行羣衆大會，猛烈攻擊舒曼政府的反人民行動。蘇利斯的商人、手藝工人、農民和自由職業者等協會，已一致拒絕繳納新稅。塞納省於日前舉行了工匠、手藝工人和中小工商業者的羣衆性抗議大會，法共領袖之一杜克洛在會上宣稱：「法共將支持工人們的行動，全力反對邁耶法案」。法共議員並於二十六日向國民議會提出一法案，要求立即廢除引起災難的新稅收法。蘇法友誼協會於二十一日在巴黎召開大會，大會主席居利力斥「金元帝國主義奴役法國的陰謀」，他強調指出「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將是嚴重的錯誤。法國只有與包括蘇聯在內的其他各國進行貿易，才能保證法國的獨立。」法國民主報紙也紛起譴責，人道報廿五日撰文稱：舒曼、摩許、邁耶及其主子大資本家們，正將法國各階層推入貧困中，法國政府從未如現在那樣屈從於外國的命令。馬歇爾計劃和邁耶計劃只有一個目的，即毀滅法國的農業、商業與小工業。該報指出：「失業已遍及全法，僅在建築業中，失業者就有十八萬以上。」社會黨內廣大黨員對該黨完全尾隨反動當局賣身投靠的政策，也大表不滿，社會黨格洛布地方委員會的六十餘個黨員，於二十一日發表聲明，他們譴責「社會黨已離開社會主義事業」，並宣佈「我們忠實於工人階級的事業。」

蔣區工礦商業難過年關
紛紛倒閉停工減產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綜合各方消息：舊曆年關行將到來，蔣區工、礦、商業在蔣匪殺民族工商業的政策下，紛紛倒閉、停工、減產。蔣匪心臟南京，二十四日有商店二十餘家因營業困難倒閉。本月初，長春商店繼有一百零八家歇業。津市較大的壽豐麵粉公司，原有三個廠，共六十一架磨麵機，平時每天可出麵粉一萬五千袋，現只有一個廠開工，專磨玉米麵，一天出兩千袋，其他如福成、裕泰均時開時停。化學原料工業，因失去主顧而恐慌，永利化學公司正爲日益減產而焦急。中小工業在售價低於成本、銷路停滯下，遭遇更爲悲慘。天津原有肥皂工廠五十四家，現已倒閉十家，停工二十一家，僅有二十三家勉強開工。棉油業三十六家，幾乎全部停業。染廠五十四家，如全部開工，每月可染布三十一萬三千五百疋，現每月僅染六萬疋。由於美貨排擠及匯況增加，北平紙廠已由十四家減至三家，此三家亦正在縮減工人，苟延殘喘。年前十二月，蔣匪停止押匯後，大沽鹽出口已減少四分之三，原來每月可輸出鹽八萬担左右，上月只出口了兩萬担，鹽廠因資金週轉不靈，生產亦隨之下降。平津的工業家都說：行將到來的舊曆年關，比過去任何一個年關都難過。他們說：去年農產品原料生產——如麵粉、植物油業大多已經倒閉，今年將輪到象天然原料生產——如水泥、製鹼的工業倒閉了。

× ×

斯大林印象

偉大而質樸的人物

雅可福烈夫

作者雅可福烈夫是榮膺蘇聯最光榮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並得過六枚勳章的飛機構造家，現在他是蘇聯航空工業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本文摘自他所著「生平回憶」中的一章。——編者

斯大林在他的個人生活方面，一切都是異常儉樸的。

他的服裝很樸素：在戰前，通常是穿着一種特式灰色軍服，其實，也並不是軍服，而是很合身的便裝，褲子也是用這種灰色材料製成的，皮靴綿軟而輕便。

在談話的時候，他總是在屋內輕輕踱着步。他聽着對方說話，很少打斷對方的講話，一直讓他講完為止。

我看見在政府機關會議上，常有人遞給他紙條，而他每次都把紙條閱完，好好摺起來放在衣袋裏。

他對於每次這種紙條都是很注意的。

斯大林對於浮淺觀察問題的態度是容忍不住的。對於那些討論一種問題時表現不明問題實質的人，毫不寬恕，定給以鋒利的批評，因此這些人當着他的面永遠再也不敢輕易說話了。

認真辦事是斯大林的顯著特點。

我遇見了好幾次這樣談話的情形，比如給負責人員一種任務時，那人說道：

——斯大林同志，期間太短了，這工作是困難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道：

——我們這裏所談的都是困難事情。正因為事情困難，所以才請你來。你最好說說作這件事需要什麼幫助，並將應作的一切都按時完成。

斯大林對客人們毫不猶豫地、直截了當、確切回答他的問題。常有初次到他那裏去的人，總是不敢馬上回答他們的問題，而要極力構思答案，以免陷於窘境。我起初也是這樣，在回答斯大林同志的問題之前，也會窘促的不是望望窗戶，就是看看天花板。

斯大林同志笑道：

——您看天花板是白看的，那裏什麼也沒有寫着，您最好照直看，直說你想要說的話。這就是對你的唯一要求。

有時我覺得難於馬上回答他所提的問題——不知斯大林同志是否贊成我的回答，我要說的話是否使他高興。

他看出了這種情形就鄭重說道：

——請你只照你所想的回答就夠了。不要努力說使我高興的話。倘我談話不要這樣。如果你要猜想我的心願來講話，那麼我們的談話就很少會處，您不要以為您說的話如果有不合我的意思，就會不好，你是專門家，我們同你談話不只是使你受到我們的教益，而且也使我們受到你的教益。

斯大林同志在評論一位被解除工作的領導人時說道：

——他有什麼壞處呢？壞處就是在回答某個問題時，首先是觀察顏色：極力猜度，需要怎樣回答，才不致陷於窘境，怎樣說才可以取悅於人，這樣的人會大壞事情，雖然他本心不願作壞事。

有一次斯大林同志說道：

——如果您堅信您自己的意見正確，並且能證明是正確的時候，那您就根本不要顧及任何人的意見，而是要本着您的見解和您的天良去行動。

斯大林不容忍文理不通的現象，當他接到字句不通的文件時，他就氣憤起來。

——真是文理不通的人！但要責備他一下，他馬上就會說他是工農出身，藉以解釋自己文盲的原因，這種解釋是不正確的。這是不夠文明和粗心大意的原因。特別在國防事業中更不允許拿工農出身來解釋自己的教育程度不足，來解釋自己沒有技術準備、粗魯或不通事理。因為敵人絕不會因我們的社會出身而向我們讓步。正因為我們是工農，我們更應當在一切問題上都有周詳完備的準備，毫不亞於敵人才對。

紅軍軍官中某些人，企圖以個人的勇敢和不怕危險的精神來抵償自己對於工作，特別是對於複雜的戰鬥技術認識上之不足，因此斯大林常說：

——我們有很多人總是誇耀自己的勇氣。可是若不精通戰鬥技術，而只靠個勇是毫無用處的。誰都知道，只有勇敢，只有仇恨敵人，是不夠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很勇敢的，可是他們用自己的弓箭來反對以槍械武裝起來的白種人是毫無力量的。

在同一小部份當事人解決個別問題時，斯大林總是讓所有的人盡情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有時也徵求某些人的意見，然後才做結論。這時他拿一張紙，一枝鉛筆遞給某人說道：

——請你寫吧。

於是他就親自口授一個文件。

有一次我也在他的口授之下來寫了。我知道他很注意這件事情，所以我緊張起全部腦力，想使文法沒有絲毫錯誤。他一面口授，一面不時的來到我跟前，從我肩上看看寫的怎樣。他忽然站住，看看我寫的以後，就握住我執鉛筆的手，點了一個逗點。

還有一次，有一句，我沒有完全造好。斯大林說道：

——為什麼把這主詞寫在賓詞後邊呢？您把主詞安置得有點不順當吧！應當這樣才對！——並馬上給改正了。

過了這個事情以後，我又極注意的溫習了一次俄文文法。

斯大林同志認為正確通順地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是有很大意義的。

如果一個人不能把自己的意思通順、正確的表達出來，那他的思索也就同樣是雜亂無章的，那他怎能辦好所委託的事情呢？

斯大林本人的工作以及其周圍人員的工作都是異常精確的。

有一次斯大林召我去，給了我一個重要任務。我答應執行這個任務。

斯大林說道：

——這件事很緊急，要火速完成，所以我們決定把這件事委託您去作。您需什麼幫助嗎？

我說道：

——什麼幫助也不需要，一切需要的東西我都有。

——很好！若是需要什麼，不要客氣，盡可打電話來要求幫助。

我當下想起一件事情：

——斯大林同志，我有一個要求！不過問題很小，或許不值得煩勞您！

——請說吧。

——執行這個任務時，要常常到各飛機場裏去，可是工廠的交通工具不很好。我需要兩輛「ML」牌汽車。

——只要兩輛汽車，再不要什麼嗎？

——是的，再不要什麼。其餘一切我那裏都有。

隨後就放我回去了。

我一直回往工廠去，剛一到工廠的時候，副廠長就迎着說道：

——雅可福烈夫同志，方才由汽車工業人民委員部打來電話，叫派人帶着收據去領兩輛「ML」牌汽車。

並要我馬上在收據上簽字。經過四十分鐘，兩輛嶄新的「ML」牌汽車已經開到工廠了。

又過一點鐘的工夫，莫洛托夫同志的秘書給我打來了電話，問我們是否領到了汽車。這原來是檢查執行工作。我因而想到：這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工作作風，大家都應該這樣工作才對！

斯大林同志因為擔負國家領導工作，需要同許多人接洽，他喜歡新天才，喜歡研究他們，知道他們的為人，什麼人可以擔任什麼工作，以及什麼人長於什麼事情。斯大林在談論工作時，往往摻雜着鋒利的詼諧語句。

有一次，我因為一個問題去見斯大林。在談話中，說到一些工作表現不很好的人員時，斯大林竟順便說了這麼一句：

——這是莫斯科河外區的米太雅第和斐米斯托克利嘿！

他說了以後，就注視着我們，看我們有什麼反應，是否明白這句笑話，我沒有完全明白，因而問道：

——為什麼是莫斯科河外區的？

——您知道誰是米太雅第和斐米斯托克利嗎？

——是古代希臘兩個戰略家。

——知道他們有什麼出色的事情嗎？

——是在某次戰役中的事情，至於詳細情形，我不清楚。

我表現不知道古代希臘歷史，我當時很害羞。

還有一次，斯大林在批評某些工作人員時，他把此人與柴霍夫所著「結婚」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相比較。他說完了以後，又猛然問道：

——記得這篇小說嗎？

——不記得，斯大林同志！

——難道你沒有看過柴霍夫的作品嗎？

——我把柴霍夫的作品看過好幾遍，可是我不記得這篇小說。

——有些東西是不應忘記的。

我又害羞起來。我原來覺得自己是個學識淵博的文人哩！

（未完待續）

農民的創作

在寧九區三泉村聯合鬥爭大會場上，貼着許多農民自撰的標語，今摘要抄錄於後，為了使讀者更容易了解起見，我特會同本村農民加了些註解。

× × × ×

「借債的出無耐，地主老財心太壞，房屋土地押給他，過期三日由他賣！」

「做地的受苦難，挑水擔院打爛炭（註一），三七分糧還不算，口糧除了四石半（註二）！」（註一：爛炭即焦煤，這一帶到冬天，富有之家都生火爐。註二：這條是指夥種地的苦處，辦法是牲畜籽種等由地主出，夥計出力耕種，自吃自，每年下來三七分糧，即地主七成，夥計三成。但每年春耕時地主一定要借給口糧，而且不借不行，春借一石，秋還石五，因為三七分，所以先在大堆上起過四石五，剩下的再三七分。地主家的一切雜務都歸夥計負担，毫無代價。）

「趙祥拐萬（註）沒作法，槐樹底下說大話，長桿煙袋手裏拿，揹揹擺擺喝碗茶！」（註：趙祥是個地主，是個拐子，小名叫萬萬。）

「李天、李柱、李接吉（註），輪流街長不停息！」（註：這是親弟兄三個，街長的位位，他弟兄們包了，這個下來，那個上去。）

「老楊澤大惡霸，當街長真可怕，欺負窮人難說話！」（楊澤當街長也是包了，所謂「改選」街長，仍要選他，不能選旁人。三十年改選街長時，楊拴全的票上寫的是楊二保（貧農），楊澤看了票追問是誰寫的，後查出是楊拴全，臭罵一頓，說他故意搗亂。）

「緒庭家轎子（屁股）大，肚裏奔出個大惡霸，名字就叫楊定國（註一），三村四姓人都怕（註二）。逼迫窮人把工做，一步來還他要擺，最後押在監獄上，墨鏡帽子沒戴起！——貧農楊金保宣。」（註一：楊定國是地主楊緒庭的兒，日寇在時任三村協助員。註二：三村是指南北、中三個三泉，四姓是指這三村趙、李、楊、曹四大姓。）

「放賬本是榮中幹（註一），三年賺到七處院，殺房（註二），流血人兒千千萬！——貧農文保宣。」（註一：榮[illegible]放賬吃利。註二：因他利錢太大，借錢要押房產地土，到[illegible]期付不上，產業即歸他所有，因而村裏人給他的放賬綽[illegible]）

「楊定國大惡霸，三村四姓人都怕，誰要不聽他的話，[illegible]下。他的母親緒庭家，牛皮架子實在大，家常便飯嘛不稀差（罕）。開公選他得利，一般羣衆不同意。心裏發[illegible]含冤去作墳。剝削窮人他取利，逼下房子買下地。自從[illegible]村四姓敢出聲。窮僱中農團結緊，消滅封建齊翻身！（[illegible]改的）——貧農楊柱柱宣。」

× × ×

我問三泉的農民代表們說：「這些標語是誰編的，編[illegible]金印老漢說：「都是咱這些有苦的窮漢編的！」楊肉肉[illegible]你看吧，後頭落的誰的名字就是誰編的，凡是沒落名字[illegible]一句我一句湊起來的。」

我見過這些標語的作者，都是粗手粗腳的純樸農民，[illegible]上「玻璃（冰）倒不出水來的人」，如今竟編出了這樣豐[illegible]連其他農民都感到驚奇。這話我問過他們，他們說：「[illegible]。以前餓都吃不飽，誰還有那些心思！」「以前[illegible]破苦[illegible]地主）的醜事編出來？」我請教他們怎編的，他們說：[illegible]編甚，咱受過甚就編甚！」李金印老漢說：「就好比說[illegible]七處院吧，些也不錯，我給你翻算一下：拴毛的、洗常[illegible]池的、二玉的、增製的、洽洽的、正好七處，連上場院[illegible]」先常接着說：「民國十八年，我娶媳婦借了楊榮中的[illegible]二分半利，押着我的院子，第一年下來還不上，他也沒[illegible]第二年照樣，到第三年頭上他看見夠院子錢了，他一[illegible]叫來，他說：「那你快給我搬出去！」咱求告說寬些時[illegible]一木搬到衙門告你去！」咱們的趕快搬了，我的院子就成[illegible]

馬烽　十二月四日寄於中三泉